元刊

前十冊

衛操
莫含
劉庫仁（第子羅辰皆孫仁之
尉古眞（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牛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相穆二帝招納晉人相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相帝匿於操捐遷至石將軍封定襄侯相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尚言相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不拾遺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夫網地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前翳逆命於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

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屢各匈奴六万千里長
蛇蓼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欲求
外救朝廷莫應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壷倫牙門中
行嘉義陽亭侯衛瓘等赴奉檄書至晉
陽甘又稱相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聖猷展
文詠惟舊典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審發冀衛內外鎮靜四方
志在竭力奉主戮笑王忠恕用暉外勳亦攘功濟方州勳烈
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巒萋萋亦有德無禄
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

殂皆棄華殿雲中各都國失憲望哀感歎歎悲痛煩冤載
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伻訴造化痛延窮天特晉光熙
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隗門設築於大邦掘得此碑文
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
宗堂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立都亭侯衛
流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范班
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
侯李壹閬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
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
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立勇健多計桓帝立以為將常隨

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濬亦以勇績著名稍帝末
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立見委任衛操率後俱為左
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濬立為群情所附乃與劉
遵率烏九晉人數万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
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
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
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率於左將軍閔
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音辞含音訛或謂之莫
田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顯道武初為大將以
功賜爵東姬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顯亦被黜
還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
撲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顯機巧徵令監之召
又與論興造之制顯又侍頗怠賜死顯弟雲好學善射道
武時常與選曹賜爵關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
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
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
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人建
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為陵江將

軍閔內侯令與衛辰分國振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
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
庫仁盡患奉事不以與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
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
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
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
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頓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
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
率三郡入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
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言

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
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
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并慕容驎驎徙之中山羅辰即宣
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
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
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
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尒頭位魏昌
瘦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
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
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

長者內多矯詐其對窴寬容破牀獎帥麤飯冷菜衣服毀惡
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貴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
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
過其實性又酷虐在蒲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
稽緩遂杖前殺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
譴責性好文字吏書意不
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
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
之仁之伯乞歸眞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
嘗言人善惡智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

泄之此奴走入蠕蠕
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
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
當事事資貴遣賞武時
通船漕授龍門都將
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
尉古眞代人也道武之
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生
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
賜爵東州侯明元初
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
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
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
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
勞遣武時
古眞薕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
功不就坐流元暐僭立授大鴻
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栲之以
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
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

子億萬襲古眞弟諾以
一日道武歎曰諾兄弟並
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
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
令時侍臣受斤士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擅
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郎位
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
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
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
雲宜更進前帝遂度漠
謚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
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
敵取資平定為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為妻元所害多侯弟
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
蠕主阿那環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
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
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為假父後以憂
還都會起為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敢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員後司馬子如

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為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
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
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
寵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
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
頗亦預聞後為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
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閑風訓閨門穢雜為
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受逸人瑾又
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顏之推李構云郎不稽古構
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
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貴客始
者儀望蘧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尹曹祖崇需文辯
但不足言將為當世莫及好學妄人搖脣振足為人所哂
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
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
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罵既居大選彌自驕
狠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
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為聘梁使梁
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宰相瑾出私謂人曰
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為陳使主兼散騎常侍

至尋璀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後謂人曰二年當死果
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着勞地干機悟有才藝馳
馬力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諷笑大武見其効人舉措忻
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
攻冢地干為索所縋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
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
涇　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
衛將軍時領軍元又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
尋出為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
合深聿拒不受又諷衛送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至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於神元相穆之時崇少以盜竊
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来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
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
顯若知之雖刀劒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
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来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
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鳴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為逆今
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願聞信之密啎之難崇列甥于
桓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桓等北
踰陰山復詣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

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窴幽難遣崇覘察人心崇留焉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奚所識賊旨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阮中徐乃竊焉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録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舅勳零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童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恬州許之泰不頓還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荊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

出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為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遂留梁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尉太武臨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貞隱起金飾棺衣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諡曰文成太武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以勤公之勳勞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孀嫜兄提與牧樂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決其
渭南珍之爲易牧曰若許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
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汝崔浩李順爲
證非虛言也壽信下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
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
保太后不聽乃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入無
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
壽猶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臣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
及我不得勝人不須苦教之遜諸兄果有如僕隸夫妻
益共飲而冬諸父餘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諡曰
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
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諡
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
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
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
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惠恩限滿還都胡人百餘
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百姓增數倍羆以吏
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
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
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

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罷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罷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優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擢舉尚書陸叡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龔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喧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

與之取別此殿乃高祖所制爰歷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
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壽昌唯深悲感亮稽首請
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
君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宜材幹新伐願待餘年帝曰朕
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
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
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
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羣
臣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朝
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鄉

等日中之集中前鄉等自論政事中後與鄉等共議可否
遂命讀秦繇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
攝中軍事帝西伐以其録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
津汎舟至石門課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冀德將以首血
汙車輪帝乃悔渭之小[illegible]都況洪河有不測
之慮帝巳司空言是也及罷還公攝事甚閑[illegible]
帝頓駿記還公攝事甚閑[illegible]至頓丘都公以
紹宗新寧[illegible]空兼尚書武衛[illegible]
大[illegible]詔[illegible]
依[illegible]書[illegible]

遭所[illegible]免[illegible]
本邑中正部無[illegible]
頃重元父當權熏灼[illegible]
尚父靈文[illegible]欲黜[illegible]
侍中元順與紹同直[illegible]
順曰吳[illegible]二十年侍[illegible]
相排突中遂謝事還[illegible]
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劍四十
河陰之害莊帝立尒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
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頗謂自移紹不虛作大
敬紹受恃封邑是獎國王[illegible]坐待之不為動膝將獎憚其位
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
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
尚書令太保諡曰[illegible]獻[illegible]長樂[illegible]
國弟[illegible]國向長樂公主[illegible]
文[illegible]於宮[illegible]城駙馬都尉[illegible]
詩牢[illegible]盛三位[illegible]
陸麗麤麗時江淹[illegible]疾[illegible]
望也志[illegible]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淹害多疾亦見

殺觀弟翰二子原鎮涼州西海王壼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
顯有風格善自倫匿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陰結豪俊
爲帝所忌忽忽不樂以此損焉孝文宅民族欲以弱爲國子
助教鄭羲以爲屈帝曰誠遇明時耶沈淫舍司欲敢勵申子屈卿先公
豈能屈乎顯曰誠遇明時耶沈淫舍司欲敢勵申子屈卿先公
入帝曰朕與卿舉一主簿即令鞫訊之臣爲帝所
知宣武初爲麟趾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
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顯有才力以侍御郎從
大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大武
臨亭山有武突出顯搜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顯
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
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成時爲征
西大將軍柱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
文成以顯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定
安王諡曰康子寄生龍襲宗宗人配音道武初率部歸附與
崇同心勠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君長番子莫提從平
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爲部大人劉庫仁之養於舅
舅聞而驚起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以國馬特寵而

其駿濟儁異不羣及弈堅使廙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竜懼
遂奔衛辰及窟咄滅衛辰領其衆晚石得歸故名仁後於舊臣
中機辯有識量深見初與信
部親近左右
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幸
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
遷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
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
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簡長
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

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入崇
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
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
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入坐止車門左聽理万機拜天部
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詔軒鑾儀導從太武之為
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齊之際立其國內離
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
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統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
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率
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

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
長孫嵩振家武斤征河南獨給滿刻及十二牙旗太正即
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諸將
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氐皆來歸附斤
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七郡斤遂至雍斤
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遣討安定昌保
平涼斤屯渠安定以糧竭馬死潰黜百within監軍侍御史安
頡擊昌禽之昌衰領五千為主守平涼斤以兵帥
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令舍聊車追定之平涼定衆皆出
會一小將有乘亡入則負定知斤軍無粮乏水乃
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為定所禽後太武
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
之尋拜安東將軍隆爵為公太延初為衛尉改為恬農王
後為万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為
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户又以斤元老
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
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
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
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
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

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廷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燕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号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泜水死水為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將適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而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

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
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
檀道濟王仲德收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
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其粮道道濟兵飢
步者相繼由是安頓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
常為謀主容貌清整号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
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穉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
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
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
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
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為已援外雖從紹内實忠
敕仍與元歷磨渾等説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單路頭
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
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
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
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
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論上抑
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
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
王謚孝元賜温明祕器載以輼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

子摘龍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贈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既為安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為冊楊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皝皝為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刘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委心奉侍往還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至於慕容垂同類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決與燕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與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看滅而不能救又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斜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欲脩太嶺山通天門

閔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
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
即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盈明元時典太
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盈自劾不能
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覈家
法脩整為世所稱又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
百姓所苦辛贈高陽王謚曰恭惠盈弟原雅性矜嚴流勇
多智略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亞丐犯河
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
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劣
賜爵武原侯加鎮北將軍大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在
蠕蠕大擾分為五道遷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原在朝
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摧抑為子求襄城公靈壽元
女靈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違連歷時不決原懼不勝
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飾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
其財至數万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
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
為忠特親寵之宜城一云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
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粮乃築壘自固遣
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曰來侵掠

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驍馬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眾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欷歔

子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

中部大人昭成崩荷氏內侮詰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宦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孟紇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為

則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詣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寃惜焉岳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為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籌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蕪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為左大夫建兄迴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許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粮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

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會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垂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大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西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

拯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恩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第東川為私第別業并為築城即号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益曰貞子

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秦玄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

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洮平於桑

野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
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為王後鎮統萬薨謚恭
王子眞襲降爵為公眞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
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
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補人歸繼路
歲考為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莒榮王師敗績
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
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
吾之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
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為內應

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加莒
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加前將軍
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為敵國之儀寶責之蠕
蠕主大懼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
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
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
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為
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為人所
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閻大肥嚅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

興第並為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為內都大官進爵為侯
冠城王寔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城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
武初復與寔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
以功授滎陽公主薨復尚濮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為
王遇疾卒

寔敦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
害帝衆眷如之潛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
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頻寇邊
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頻寇邊
牧乃與興書稱頓首款

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政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政少才辯知名道武
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昌南公從平
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少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
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道
武寵眩於諸將羣臣皆敦尚恭儉而政好脩虛譽炫曜於
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狩山收政刑之路
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政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
政謂毗曰遷北地睿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
勸勵令之晉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作

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狄山校獵忽暴雨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君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與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薨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意容竇竇衣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尒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寇出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前於寇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畢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喪偽撰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国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與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與第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喜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與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千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與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

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棄嫡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
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瓜牙心腹
多任親近唯栗一介疎宻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
軍栗性簡慢矜寵不恪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
祇肅矣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震始厲制勑
羣下莫敢謹之禮自栗始也
栗養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為武牟鎮
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
書最備將出別道詔詣會鹿渾海眷与中山王辰等諸大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術威震東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采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人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俟斤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為名將未易輕也秉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克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計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投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畢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北史二十 列傳第八

方洽周益校正

燕鳳

許謙 張衮弟恂 鄧彥海

北史二十一

崔宏 子浩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嘗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嘗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

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伏驅馳

若飛主上雄傷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
雖襲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
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
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馬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
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
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
賜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還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
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
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
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北虜

遏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
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
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對懿梁越等入講經
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才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羽
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
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
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為右司
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
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為書遺

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録謙功以洛陽為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實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為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儁心禮敬弥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摠衆事入為賓客無滯符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老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過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鴻雀飛沈豈不惜哉往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産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摠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遠千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有司制官爵擬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揔而裁之以為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二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閭百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長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

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高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宣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高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豪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丕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丕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

宏與南平公高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慰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諡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

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

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遭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多少微過得罪莫不逃避匿貝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少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窺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輿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據要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兇在後宮檢無從得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隣國夏孃嬌者明年那與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時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慶臻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狼狽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帝居北方

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燔滅衆積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可簡窮卒之尸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卒之尸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兆興死之前歲大史奏熒惑在鬼太星中一夜忽然亡矣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士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庚午辛未之朝天有陰雲慘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国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幾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泓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非

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兵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發不顧後患分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上莊刺髭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悉遠誰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髭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矣為国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酬一女子之惠也棄国家假伯山以南裕必不能發矣

越之任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楊声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一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不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兼其衆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浩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戎之赴火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

不因一卒之用憂臂大乎而夷滅柘玄北禽慕容超南摧
廣漬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
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
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
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
之能非刘裕敵也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
堅之晉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
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合四海自

義農舜禹蓼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
國夷滅一身孤奇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齮齕
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撥賢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
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
一丙曰朕味卿言若此醽醁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
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
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
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
僭晉將滅劉裕篡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

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爲滷池
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鄉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
日殆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愈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
留心於制度科律乃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
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哉生所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
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昴昴畫光趙代之
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小其爲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消災幸就平愈昔
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嬖寵恬神保和無
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恩必不得已請陳訞言自聖化龍興
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
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
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乃万代之令典塞

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敏温和衆情所繫
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
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覆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
記興衰存亡趣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
大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
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
立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揔已以聽焉明元若西宮
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
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迩安同
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
强識精於天人之會立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
輔君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
於泰曹國王也會闞朱武帝祖帝欲取洛陽武牟消臺浩
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
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
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當與未離不如緩之待
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繼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兵與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與死二子交
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
前日先功城先略地斤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
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
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
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
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
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
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
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
武之違失時伏其言主之英師鬼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
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
可底行亦當今之皐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直君而學不稽古為
吾漢列王者政典弁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
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
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
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曰智如夷婦人性敏達長
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

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
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
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
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
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
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畧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
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實官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
後非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
與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
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絶離宜分軍隱山奄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
擊蠕蠕朝臣內外盖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
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儒推赤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
於上又群臣共謀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
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
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盖得其類脩刑之

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佗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
奄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
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
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歎曰蠕
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
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
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
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必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
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餘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
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
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若列滿
朝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大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遂非
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
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
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
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赤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

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侵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晓之令寤旣罷朝或有太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拠聲動衆以備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関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裨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與軍壷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駑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万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憲深入有伏兵勸帝上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亂自相殘害聚方六十里無復人山南走人畜署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鉢於酢器中令青衣夜有所見即以鉢盡紙依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

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
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道足以挫其銳氣使
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
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衰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
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
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
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
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
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
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
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
恐朝廷皆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敕鎮諸將
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統潭水造
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嘗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
已簡精兵息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
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
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浸
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
深入虜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

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
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
譽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
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
且楚之等頊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
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
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壽陽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
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
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
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發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
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
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
泗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
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
各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
不能遠畏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
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頴川於是慈來遂疾到彥之
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
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

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
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
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利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
前旨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
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
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
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
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狠易撓
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頓陛下必行無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羣帝撫髀謂浩手以示羣臣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
符契後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
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往彭城
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鄉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
師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
浩司徒時方士初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
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
屏不應假召其佃天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
其內四王之稱宜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

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稽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忠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折損今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且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晨平參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圌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大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千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亢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

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漑灌數百万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識人倫為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下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以蠕蠕潔復致異議帝愈欲決計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嚙等各欲廻還後獲賊告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嚙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嚙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雚親臨份曲觀叛賊薛永宗豐連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秉
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
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捷
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賊見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
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恐
向長安一日而至一日之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赤
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亭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
吳聞帝至蓋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

涼輔東宮之勤賜繒綵布各千段帝覽手詔詔浩西詣行
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
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
可不從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
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
此事閱遠竟不施用郊臣愚意猶如前議慕從豪彊大家
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賚
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辟雍就草孝經論語詩尚
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
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
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
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
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
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
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
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
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書者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郝標素
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鄧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
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
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壻俄而父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厠中又浩幽執被置廐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漊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燒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被於河悟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燒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以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冨揩浩母盧謙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諳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

間不復補設先妣慮父發志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嘗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万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孝路賀来之時不可復得故亭遺文垂示来世浩弟簡字仲庶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太善草隸為世豪指行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實貝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慕楷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

名歷位秘書監贈爵昌公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之
士與範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
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
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
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兩陽
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憙
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
武西巡剖乃揔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
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
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
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敏見浩浩
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来疎族獨得不坐遂家
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
奉如覩覽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嶮人多寇劫
而覽性滑稽誘接豪右窝宿盜賊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
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
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
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
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

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嬬嬬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揚春迕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鄣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二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朏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

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
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紛副馬足三日
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
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
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
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
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
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蹉有朔裔會其兄弟
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
釁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
山遊覽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寶
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驍悍好兵力難與爭鋒宜嚴師以俟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
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
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
臨淄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譽將郤
怪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
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
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盡

溥聚黨為逆崔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秦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録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覬望勞臣懈

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任城為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上疏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覬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至京之辰盈滕藩方之禮則曹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

命屢廷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屢慢無益
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
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皐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袞亂之後卒能克厲者唯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
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
皐侯諡曰宣子純字道尚龍驤將軍尚書左丞純少

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諡惠侯代所歷著稱有
父遺風代子袁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
貲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袁年慢而見之謂曰汝曹
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說有二牛必不爭乃以牛一頭賜
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寶少
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符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
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
于泰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
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

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
後卒於趙郡内史彦海性真素言行可復傳覽經書長於
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遷尚書吏部郎彦海明
辨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
國文記詔策多是彦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彦海撰
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彦海謹
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俠好奇典
定陵佚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
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彦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
焉子顗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
學撰述國書顗與浩弟贊等俱參著作事大武幸漠南高
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百餘萬詣行所詔顗為
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謚
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
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
大傳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
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
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撝機任重守正
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

24518.5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蜀明元禹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避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堅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裘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